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新編五代史平話 梁史平話 卷上

詩曰：龍爭虎戰幾春秋，五代梁唐晉漢周。
興廢風燈明滅&~YWGVI;，易君變國若傳郵。

粵自鴻荒既判，風氣始開。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，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作十三卦以前，民用便有個弦木為弧，剡木為矢，做著那弓箭，威服乖爭。那時諸侯皆已順從，獨蚩尤共著炎帝侵暴諸侯，不服王化。黃帝乃帥諸侯，興兵動眾，驅著那熊、羆、貔、貅、貙、虎猛獸做先鋒，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地，鬥經三合，不見輸贏。有那老的名做風後，乃握機制勝，做著陣圖來獻黃帝。黃帝乃依陣布軍，遂殺死炎帝，活捉蚩尤，萬國平定。這黃帝做著個廝殺的頭腦，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。

此後虞舜征伐三苗，在兩階田地&~YWGVI;舞著乾羽，過了七十個日頭，有苗歸服。如湯伐桀，武王伐紂，皆是以臣弑君，篡奪了夏、殷的天下。湯、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。後來周室衰微，諸侯強大，春秋之世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臣弑其君的也有，子弑其父的也有。孔子聖人，為見三綱淪，九法斁，秉那直筆，做一卷書喚做《春秋》，褒獎他善的，貶罰他惡的。故孟子道是：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天下亂臣賊子懼。」只有漢高祖，姓劉字季，他取秦始皇天下，不用篡弑之謀，真個是：

手拿三尺龍泉劍，奪卻中原四百州。

劉季殺了項羽，立著國號曰漢。只因疑忌功臣，如韓王信、彭越、陳豨之徒，皆不免族滅誅夷。這三個功臣，抱屈銜冤，訴於天帝。天帝可憐見三功臣無辜被戮，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：韓信去曹家托生，做著個曹操；彭越去孫家托生，做著個孫權；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，做著個劉備。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：曹操篡奪獻帝的，立國號曰「魏」；劉先主圖興復漢室，立國號曰「蜀」；孫權自興兵荊州，立國號曰「吳」。三國各有史，道是《三國志》是也。

從這曹操開端篡漢，在後司馬懿也學他這局段，篡了魏，隋楊堅篡了周。煬帝弑了父親，淫了父妾，自立為帝，荒淫無度；靠他混一天下，張著錦帆，造著迷樓，一向與妃子遊蕩忘返，便飢饉薦臻，盜賊蠱起，都不顧著。邵康節有詩道是：

螻蟻人民貪土地，沙泥金帛悅姬姜。

煬帝恁地荒淫無道，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，向地名江都將煬帝殺了，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，尋受隋禪，革命為「唐」。秦王名世民的，將那哥哥太子建成殺了，傳位為皇帝，號做太宗。自登極後，從魏證之諫，用房玄齡、杜如晦做宰相，用李靖、尉遲敬德做將帥。正觀年間，米鬥三錢，外戶不閉，馬牛犖畜，遍滿原野，行旅出數千里之外，不要齎帶糧草。蠻夷君長，各各帶刀宿衛，繫頸闕庭。一年之間，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。當時恁地太平！

太宗皇帝一日宣喚袁天綱入司天台觀天文，推測世運。袁天綱在司天台無事，把那世數推驗，做一個圖讖。正在推算，忽太宗到來，唬得袁天綱疾忙起來，起居聖駕。太宗待觀他算個甚麼文字，袁天綱進前將太宗背推住，叫：「陛下！不要看觀！」便口占一詩道：

茫茫天運此中求，世代興亡不自由。

萬萬千千說不盡，何如推背去來休！

袁天綱道：「天地萬物，莫能逃乎數。天地有時傾陷，日月有時晦蝕。國祚之所以長短，盜賊之所以生發，皆有一個定的數在其間，終是躲避不過。」那讖上分明寫出兩句來。道個甚的？

非青非白非紅赤，川田十八無人耕。

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個字謎：非青非白非紅非赤，莫是個黃的色，這是「黃」字分曉；川田十八，這是個「巢」字分曉。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讖了，直到大唐第一十八個的皇帝，喚做僖宗皇帝，小名做儂，在後改名做儂，是懿宗皇帝的第五個兒子，初封普王。咸通十四年七月，懿宗崩，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、韓文約兩個，策立普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號做乾符元年。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。自僖宗登極後，關東連年旱乾，田禾不熟，百姓飢餓，流徙四散。嘗有翰林學士盧攜上表，表文曰：

臣聞國家之有百姓，如草木之有根柢，若秋冬培溉其本根，則春夏枝葉榮茂。切見關東境內，連年旱災，禾稼無可割刈，所至飢荒，人無依倚，待盡溝壑。朝廷雖加存恤蠲免，餘稅實無可徵。而州縣文移督趣甚急，動加捶撻。雖撤屋伐木，僱妻鬻子，僅可供給催租吏卒酒食之費。朝廷倘無實惠撫存，百姓委實生受。乞敕州縣，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，盡與住徵；仍開發義倉，亟加賑給。庶人蒙實惠，如解倒懸。臣愚，昧死謹言，伏候睿旨！臣盧攜表上。

僖宗方在幼冲，縱有忠臣直諫，怎生省得？只靠那丞相路岩，排行喚做路十的，處置軍國大事。奈緣路十蒙蔽聖聰，向僖宗跟前只奏道：「四境無虞，兵戈頓息，四時順序，禾稼豐登。」卻嫌著盧翰林進那一表，奏道：「盧攜妄奏災旱，爰惑聖聽，合該賜死。」使那宣使矯詔去賜盧攜死。密令差去的人員，剔取他結喉三寸以進，驗他死的虛實。朝廷行著這般政令，無一人敢奏事進言。

到那十一月，有那秀才王仙芝，是那鄆州人氏，同著那濮州秀才尚君長、齊州王璠、維州楚彥威、淄州蔡溫玉，因就試長安，試官只取勢家子弟應選，這幾個秀才皆是寒族，怨望朝廷。為見蝗蟲為災，天下飢饉，遂結謀聚眾，在那鄆、曹、濮三州反叛，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。真個是：

不向長安看花去，且來落草做英雄。

王仙芝倡亂之後，遠近從亂的都來相附為盜，剽掠州縣。蓋是世之盛衰有時，天之興廢有數，若是太平時節，天生幾個好人出來扶持世界；若要禍亂時節，天生幾個歹人出來攪亂乾坤。

且說曹州冤胸縣，有個富人黃宗旦，家產數萬，販鹽為生，喜聚集惡少。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，黃宗旦妻懷胎，一十四個月不產。一日，生下一物，似肉球相似，中間卻是一個紫羅襪裹得一個孩兒，忽見屋中霞光燦爛。宗旦向妻道：「此是不祥的物事！」將這肉球使人攜去僻靜無人田地拋棄了。歸來不到天明，這個孩兒又在門外啼叫。宗旦向妻子道：「此物不祥，害之恐惹災禍。」遣伴當每送放曠野，名做青草村，將這孩兒要頓放鳥窩巢內，便是擲下來，他怎生更活！過個七日頭，黃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，但聽得鳥窩巢&~YWGVI;孩兒叫道：「爺爺！你存活咱每，他日厚報恩德！」宗旦使人上到巢&~YWGVI;，取將孩兒下來，抱歸家&~YWGVI;看養，因此命名做黃巢。黃宗旦又向妻子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。其妻道：「這個孩兒真個作怪！若不與吾宗，定是滅吾族。莫若傍今殺了，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；斬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發。」黃宗旦道：「天要壞我家門，殺了這孩兒是逆天道。且養活教長成，看他又作麼生。」不覺年至十四五歲，身長七尺，眼有三角，鬚毛盡赤，頰牙無縫；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，右臂上天生肉隨球一個。背上分明排著八卦文，胸前依稀生著七星圖。自小學習文章，博覽經史。性好舞劍，會把劍向空擲去，一劍須殺一人；又會走馬放箭，每發一箭，不差毫釐。輕財好義。一日，有一道士過門，將一口劍送與黃巢，稱道：「上天賜與黃巢。」道罷，不見道士去向。黃巢得這一口劍，號做「桑門劍」。子細觀時，劍上有「混唐」二字。乾符二年，朝廷降詔興賢。黃巢一見，心中大喜，這是男兒立功名之時。真是：

降下一封天子詔，惹起四海狀元心。

黃巢一日辭了爺娘，選下了日，直往大國長安赴選。黃巢登程後，免不得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來到長安，討一個店舍歇泊。明日到試院前打探試日分，到試場左側，已知得日分了。歸歇泊處來，等候得赴試日已至，同士子入試場，把十年燈窗下勤苦的工夫盡力一戰。試罷，出試院等候開榜。等至三日，更無消息。黃巢意中驚疑，未免且去探榜。行得數步，探聽得試院開榜了，卻是

別人做了狀元，別人做了榜眼，別人做了探花郎。黃巢見金榜無名，悶悶不已，拈筆寫著四句：

拈起筆來書個字，多應門裡又安心。

囊篋枵然途路遠，恁皇何日返家門？

黃巢因下第了，點檢行囊，沒十日都使盡，又不曾做甚經紀，所謂：牀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，黃巢愁悶中未免題了一首詩。道是：

柄柄芰荷枯，葉葉梧桐墜。

細雨灑霏微，催促寒天氣。

蛩吟敗草根，雁落平沙地。

不是路途人，怎知這滋味！

題了這詩後，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，一陣價下的是秋雨，望家鄉又在數千里之外，身下沒些個盤纏。名既不成，利又不遂，也只是收拾起些個盤費，離了長安，待前途□打聽□，意下謁那賢豪，討些津發，奔歸鄉里。行了數十日，來到宋州碭山縣，小地名午溝裡。打聽得那~YWGV1;有一個朱教授，小名喚做朱誠，在鄉里開設學館，將五經教導百十個徒弟，一鄉都叫他做朱五經，做了那小學的師父。黃巢思量：「咱每今番下了第，是咱的學問短淺。明日寫著榜子，做著一首詩，去見那朱五經，問他學習些個。」那詩道：

百步穿楊箭羽疏，躊躇難返舊山居。

鰍生欲立師門雪，乞授黃公一卷書。

朱五經看了這詩道：「秀才，您每下第不歸故鄉，小生慣誦經史，教導鄉里徒弟，無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，識認得個三綱五常。如門下高作末句，願學黃石公兵法，規賢文志氣不凡，非小生所敢與聞。」黃巢道：「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說。為見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時節，小生赴選長安，取的三名，不是權勢子弟，則是豪富兒郎。咱每寒酸貧儒，縱有行如顏、冉，文如班、馬，也不中選。看來只好學取長槍大劍，乘時作亂，較是活計。咱每貧儒，處這亂世，飢來有字不堪餐，凍後有書怎耐冷？便如師父平日無書不讀，直是皓首一經，也不得一名半職，便在鄉里教著徒弟，也濟得甚事？」朱五經道：「分明是如賢所教，但是小生自小兀坐書齋，不諳其他生活，只得把這教學餬口度日，為之奈何？」

朱五經有三個的兒子：第一的名做全昱，第二的名做存，第三的名做溫。各自小年不肯學習經書，專事遊手好閑，平常間吃粗酒，使大棒，交遊的是豪俠強徒，說話的是反叛歹事。在屏風後倒臥，忽聽得黃巢向他爺說著那使槍使劍的話，心下快活，思量這人也是個好漢，未免出來與他廝見。朱五經向黃巢道：「秀才無事，且在家~YWGV1;閑坐，待討些盤纏相贈。」那朱溫、朱全昱兄弟，每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。一日，黃巢見有一雁飛從天外來，黃巢拿起一張弓，滿如弦月，放一隻箭，快似流星，將雁兒左翼射過，從半天擲下來。雁口中銜得一紙文字。黃巢未見那文字時，萬事都休；才見了那文字後，十分惡氣上心來，鐵石萬鈞也遏不□。那紙上寫著個甚的？道是：

四邊雲霧迷，黃巢□□□。

丈夫四方志，急急奔仙芝。

黃巢看了這首詩，道是：「詳詩中意義，是教咱每去投奔王仙芝也。」那時王仙芝在曹、濮、鄆三州作亂。「曹州是咱每鄉故，待奔歸去，又沒果足，怎生去得？」那朱溫聽得恁地，說道是：「賀喜哥哥！射雁得詩，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。便無果足，又做商量。咱三個兄弟，且去買些個酒吃了，卻做話說。」見那酒店前掛著一個酒望兒，上面寫四句詩道：

百尺竿頭一布巾，分明寫出酒家春。

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黃巢和那朱溫、朱全昱、朱存三個兄弟，一同入那酒店~YWGV1;坐地，喚酒保買杯酒和肉來，四個一就吃了。那黃巢拿著酒盞抬身起來，向朱全昱兄弟道是：「咱孤單一身，流落外裡，願與哥哥結義為弟兄，他時富貴無相忘。」那朱全昱道：「咱每也有這般意思。」便敘年紀大小：黃巢與朱全昱同年，卻大了五個月，便拜黃巢為兄，那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溫做弟弟。盟約已定，當時朱溫笑道：「哥哥好說大話！您而今要奔歸鄉故，尚無盤纏，幾時得到富貴不相忘時節？」說話~YWGV1;，只見朱存出來道：

「咱有一個計策，討得幾貫錢贈哥哥果足歸去，只要兄弟每大家出些氣力。探聽得這~YWGV1;去不遠二十里，有個村莊喚做侯家莊，有個莊主喚做馬評事，家財巨萬，黃金白銀不計其數。咱兄弟每待到二更時分，打開他門，將他庫藏中金帛劫掠些與哥哥做路費歸去，怎不容易？」黃巢道：「若去劫他時，不消賢弟下手。咱有桑門劍一口，是天賜黃巢的。咱將劍一指，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！」道罷便去。行過一個高嶺，名做懸刀峰，自行了半個日頭，方得下嶺。好座高嶺！是：根盤地角，頂接天涯。蒼蒼老檜拂長空，挺挺孤松侵碧漢。山雞共日雞齊鬥，天河與澗水接流；飛泉飄雨腳廉纖，怪石與雲頭相軋。怎見得高？

幾年擲下一樵夫，至今未曾擲到地。

黃巢四個弟兄過了這座高嶺，望見那侯家莊，好座莊舍！但見：石惹閑雲，山連溪水。堤邊垂柳，弄風裊裊拂溪橋；路畔閑花，映日叢叢遮野渡。那四個弟兄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，天色正晡，且同人個樹林中躲了，待晚西卻行到那馬家門首去。從那嶺腰分路入這小路上去，那樹林深處，見一個小小地莊舍，僻靜田地~YWGV1;，前臨剪徑道，背靠殺人壩，遠看黑氣冷森森，近視令人心膽喪！

料應不是孟嘗家，只會殺人並放火。

那朱溫見莊門閉著，不去敲那門，就地上捉一塊土，撒放屋上。只見一個大漢開放門出來。黃巢進前起居，問丈人高姓。那大漢道：「我姓尚名讓，祖居濮州臨濮縣。因關東飢饉，王仙芝倡亂，遂聚眾落草。欲返鄉里，動身未得。」黃巢聽得恁地說，不覺淚眼汪汪道：「叔叔好交您知，咱也是曹州人氏，只因赴選長安，流落外裡，而今盤纏闕乏，無因得回鄉故，撞著朱家三個弟弟，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。且借盛莊歌泊少時，求些飯吃，待晚便去。」尚讓道：「不消恁地。咱每部下自有五百個嘍囉健兒，人人猛似金剛，個個勇如子路。倘得門下做個盟主，可擇日便離此間，沿途殺掠回去，不旬日間便到故鄉，參見父母。」黃巢道：「咱有天賜桑門劍一口，所向無敵，何況更有五百人相從，何事不濟？」道罷，尚讓釀酒殺牛，排辦茶飯。黃巢次早與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溫三個弟弟相別，臨行拿盞囑付：「他日兄弟每富貴時節，誓不相忘。」道罷，各自離去。

那黃巢得五百賊眾，揀下辛卯日離那懸刀峰下，將那村莊放火燒了而去。一路上遇著倉庫，便劫奪米糧，投向曹、濮州路回去。不數月，行到臨濮縣，將五百人潛伏深山中。兩個潛地入縣坊去，但見縣城摧壞，屋舍皆無，倘無人煙，惟黃花紫蔓，荊棘蔽地而已。行到前面，見荊棘中有一草舍，有個老叟在彼住坐。尚讓往見老人，因賦一詩道：

老人來此話離情，淚滴殘陽訴楚荆。

白社已應無故友，秋波依舊繞孤城。

高天軍參齊山樹，昔日漁家今野營。

牢落故鄉灰燼後，黃花紫蔓上牆生。

尚讓吟罷此詩，同黃巢問老人借宿。老人道：「昨因王仙芝反叛，尚君長軍敗，已在狗脊嶺伏誅，累及爺娘良賤，一齊斬了。見今出□捕捉他弟尚讓未獲。」唬得尚讓頂門上喪了三魂，腳板下走了七魄。遂與黃巢不敢逗留，急奔過那縣北十里頭，小地名仁義裡，投奔舅家借宿。行至一更後，月色初上，到得仁義裡，倘無一人，只見舅家屋內，新墳累累。尚讓行得辛苦，與黃巢且坐歌子，因感泣，乃為詩一首：

平生感慨有誰知？何事謀身與願違！
上國獻書還不達，故園經亂又空歸。
孤城日暮人煙少，秋月初寒壘上稀。
世境颯然如夢斷，豈能和淚拜親闈！
黃巢為見尚讓吟詩，他也吟四句詩道：
秋光不見舊亭台，四面荒涼瓦礫堆。
火力不能燒盡地，亂生黃菊眼前開。

兩個吟詩一罷，放聲大哭。忽聞人語馬嘶，唬得黃巢、尚讓兩個潛伏荊棘中。須臾兵圍搜捉，黃巢兩個被亂軍捉住，卻是齊州王璠部下兵眾，因見尚讓，喜曰：「尚先生在這&~YWGVI;!」因問黃巢：「此丈姓甚名誰？」尚讓依直與他說了。王璠道：「黃巢莫是曹州冤胸縣黃宗旦的兒子麼？近見費博古向咱道：『將次有個尚鐵面帶得一個黃將軍來，可立他做軍長。』這人應著謠讖。近來桑門現，大內金星又現；嘉德殿前黃蟻鬥聲如雷；終南山石人自哭，血雨降下，石人言道：『三七二十一，由字頭不出，腳踏八方地，果頭三屈律。』又大內前地陷，得石碣，有字道：『貝邊戎，亂中國；非青，非白，非赤，非黑。』此應中央『黃』也，貝邊戎乃『賊』字也。又『三七二十一，由字頭不出，腳踏八方地』，乃是『黃』字；『果頭三屈律』，乃是『巢』字。又京都童謠云：『金色蝦蟆三角眼，翻卻曹州天下反。』今黃將軍目生三角，實應這謠讖。小人部下有五百軍，願立黃將軍為軍長。」黃巢大喜，令尚讓部那懸刀峰下五百人同來，計一千人軍，即日離了仁義裡，同那尚讓、王璠三個投向濮州路去，投奔王仙芝。

王仙芝聽得黃巢來到，開著寨門，自躍馬出寨，迎接黃巢等回寨，分賓主坐定，致酒相問勞。仙芝道：「向與黃將軍同舉進士不中，曾相聚販賣私鹽，苟求升合之利度日，豈料遭世飢荒，落草為盜。今日復相聚會，此天以英雄賜我也！」喜不自勝，即日署黃巢為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。巢受命大喜，按桑門劍誓師道：「今日之事，皆賴諸君同心戮力，共成伯業！」宰牛設宴。宴罷，吟一詩道：

落葉瀟瀟庭樹紅，曉楊枝畔帶金風。
君子位重邦家寵，小人得道瑯琊窮。
問鼎昔時觀楚子，舞雞夜畔笑劉公。
他時端拱麒麟殿，暫借扶桑掛舊弓。

乾符三年七月，唐僖宗差宋威往沂州與王仙芝迎敵。門經五十餘合，那王仙芝力不敵，敗走。宋威奏道仙芝已死，百官皆入朝，賀大寇平定。才經二日後，仙芝又在沂州管下攻剽州縣。當時宋威謊奏王仙芝已死，朝廷已行收兵；又聽得王仙芝復出沒州縣，再遣宋威捕捉王仙芝。宋威部下軍兵皆叛來投王仙芝了。朝廷再改差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部兵討王仙芝。王仙芝自得黃巢來歸後，連攻陷數州，如汝州、陽武、鄭州、唐、鄆等州，及淮南諸州，皆降了王仙芝，軍聲大震。到得十月，朝廷詔刺史裴渥依理招諭王仙芝。那時王仙芝寫著一封書，回了裴渥道：

小人王仙芝書呈裴尚書台座：仙芝世受大唐國恩，怎肯倡亂？實由懿宗臨朝聽政，委用非人，奢侈亡度，賦斂煩急。連年水旱，州縣不以實聞，朝廷不行仁政。百姓流殍，無所控訴，相聚為盜，豈得已哉！今承下諭，倘朝廷柄用賢臣，寬徭薄賦，則仙芝斂兵不戰，免使生靈塗炭，皆尚書仁人一言之利也。仙芝頓兵城下，聽候指揮，伏取處分。

裴渥得書大喜。即日開城門，迎接王仙芝及黃巢等入城，置酒歡宴。正是：

琉璃鐘，琥珀濃，小槽酒滴真珠紅；烹龍炮鳳玉脂泣，羅幃繡幕圍香風。吹龍笛，擊鼉鼓，皓齒歌，細腰舞。況是青春日將暮，桃花亂落如紅雨。勸君終日酌酩酊，酒不到劉伶墳上土。

宴會已罷，裴渥令書記段璋寫表奏聞於朝。朝廷降詔，除王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。詔下，王仙芝大喜，欲拜詔受命。黃巢大怒道：「當初咱每與明公共立大誓，橫行天下。今明公輕信裴渥遊說，獨取美官而罷，使部下五千餘眾，何所歸向？」因奮拳擊王仙芝，傷中其首。眾軍喧嘩不已。王仙芝便不敢受命，即日將裴渥殺了。分其軍為兩軍：一翼軍有三千人，從王仙芝大掠蘄州；一翼軍二千人，與尚讓從黃巢就那蘄州分道寇掠。

乾符四年二月，黃巢攻陷鄆州、沂州、濮州，又取虔、吉、饒、信等州，遂入浙東，擾亂福建諸州。

乾符六年正月，朝廷差高駢統兵分道收捕黃巢。九月，黃巢攻廣州甚急；為見朝廷軍聲再震，遂有厭兵的意思，上表求為廣州節度使。僖宗使宰相會議。左僕射於琮道：「廣州市舶寶貨所聚，怎可令巢賊得之？請除黃巢充率府率。」巢得告身，大怒，擒廣州節度使李迢，使迢草表。迢道：「咱代受國恩，親戚滿朝。腕可斷，表不可草！」巢怒，將李迢殺了，遂寇潭州。

話不要絮煩，且說那朱溫自與黃巢相別後，其父朱誠喪亡，朱溫共那哥哥朱全昱、朱存侍奉那母親王氏。一日，瓜園內有個方山道人龐九經為他討地，令朱溫將父喪掘地三尺葬之，不要走卻金神。朱溫依他所教，掘地安葬朱五經，只留得金色飛魚二個，都不全，及被打殺，並斷為兩三段，填埋穴內，葬父在上。後數日，龐九經回見土色無光，草不潤溫，道是：「七七四十九個金神，走了四十七個，只有兩個，更不圓全。汝家雖出二帝，可惜不得善終。」那朱溫葬了那爺，分明是：

神仙指出羊眠地，福地須還葬福人。

那朱溫葬了那爺爺，侍奉他的娘娘王氏，和那二個哥哥，同往徐州錄事押司劉崇家，驅口受傭工作；那長子全昱為劉崇家使牛，次子朱存為劉崇家鋤田，第三子朱溫為劉崇家放豬，伊母王氏為劉崇機織。劉崇的娘，夜見朱溫，排行喚做朱三，睡後有赤光。一日自東岡回，見朱三在日中眠睡，有赤蛇貫從朱三鼻&~YWGVI;過。劉崇的娘與他的兒子道：「休教朱三放豬，此兒他日必定富貴。」劉崇便喚朱三共他的兒子劉文政同人學堂讀書。怎知朱三與劉文政卻去學習賭博，無所不為；又會將身跳上高牆，行屋上瓦皆不響；又會拳手相打，使槍使棒，不學而能。鄉里人呼他做「潑朱三」。劉崇向朱三道：「丈夫當立功名，何故號做潑朱三？」

一日，共那劉文政賭輸了錢，廝趕走了，不敢回家。經一月餘，河北地有賊名張占，諱名叫做「張捻」，搶遍地、白荷葉杯、朱漆笠、楊先、劉文等，打劫劉崇家財。朱溫得知，同那劉文政在半路截住，捉了張占，奪了家財，放張占去，共劉文政同去飲酒賭錢。劉文政與那北石佛村教學的秀才楊崇賭錢相爭，拿起骰盆，將楊秀才一下打殺了，被捉去押下徐州左獄拷勘。分明是：

官法如爐，人心似鐵。

那文政已下獄了，朱三問劉崇覓錢二百文，待去徐州救取劉文政。一夜趕到徐州，撞著一個鄉人，朱溫請他入酒店買些酒吃，飲酒後，問鄉人道：「怎生有路入得左獄？」鄉人道：「左獄皆是重囚。若折人一股，眇人一目，打落人雙齒，便該重罪，即得入獄。」朱溫便尋鬧揮拳，打落了鄉人兩齒，被地分投解徐州，送左獄禁勘，恰與劉文政同匣。是夜三更，風雨驟作。溫打開匣，脫了枷，同那劉文政躍身從氣樓走出，撞著弓手節級霍存、白守信，他兩個曾在劉崇家做莊客，認得是朱三、劉文政，四個廝趕同走。奔到劉崇莊上，忽見莊上火燄起，朱溫知是張占又來打劫劉崇家財，又奪下了家財，放張占去。朱溫與劉文政商量：「咱若久留此處，必定帶累劉崇打官司，不如落草閃避。」晝間潛伏，夜後起行，將次到齊州界。夜色二更，月明如畫，如何見得？

遠望青霄練靜，遙觀碧漢澄輝。銀河時度現微光，斗柄橫移星宿轉。月華如畫，天靜無雲。譙樓禁鼓報三更，漏滴銅壺中夜至。

是夜月光皎潔，撞著一陣軍馬，約三百餘人，將朱溫四人喝住，問道：「您是誰人？要從那&~YWGVI;去？」朱溫應聲道：「小人是潑朱三。敢問將軍姓氏？」那為首的人大喜道：「我前時見張占說道，有個朱三的雄勇過人，正要與弟兄同來蕭縣&~YWGVI;相探；不意中夜相逢！咱是牛存節，青州博昌人氏，不得已而落草。」邀請朱溫，和那劉文政、霍存、白守信等四

人，同入林中共飲。堅請朱溫做個軍下首領，牛存節副之。議論一定，朱溫向牛存節道：「此去齊州，近在五十里，打聽得官兵四集，怎可久居？我等聚眾數百為強人，若不攻打州縣，如何能致富貴？劫一村不如劫一縣，取一縣不如取一州。咱每要差一人去齊州打探。」朱溫使霍存打扮做莊家人去。劉文政堅欲同往，溫道：「您愛貪酒，莫誤我事。」文政堅要共霍存去。

去到齊州探事已了，向霍存道：「朱三哥怕我吃酒，咱今事了，吃些又礙甚事？」遂入酒店連飲了數升。忽見一少年，將一口刀要賣。劉文政要買，問多少價。少年道：「要價錢三百貫。」文政道：「恰有三百錢，問你買了。」少年人怒道：「您三百錢只買得胭脂膩粉！咱每這刀，要賣與烈士！」文政道：「您怎知我不是殺人烈士？」遂奪少年刀，殺了少年人。被地分捉了劉文政，解赴齊州。

霍存獨自一個走回寨上來報事因。朱溫道：「又卻是劉文政貪酒誤事也！」牛存節道：「須索去救他。」朱溫道：「咱自徐州劫獄後，官司防備嚴緊，只得候出斬時，去劫法場救他始得。」打聽得齊州掃灑法場，要出重囚。朱溫與牛存節詐做賣柴人，藏刀仗放柴內，用大車載入城，藏刀在褲內。在法場人叢中，四散分佈了人。到日中時分，有監斬官楊巡檢名慶的，押劉文政赴法場處斷。牛存節鳴鑼為號，朱溫等各執刀奔來，將劉文政奪了，出北門望鮑出路去。奈楊巡檢統軍趕來緊急，朱溫墜身入澗，別尋路走，與劉文政、牛存節、霍存、白守信四人相失了。真個是：

相逢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且說那朱溫出澗，取登州路去。方入城，被一人向前將朱溫扯住，喝道：「你怎在此？」唬得朱溫股慄驚顫。那人向朱溫道：「咱是您的姊夫，登州孔目官燕守志也。您恁時幼小，認我不得。我將你去探你姐姐。」遂帶朱溫回家，時八月十五日也。

登州有海市，燕守志邀朱溫同看海市。忽莊客來下書，報導：「張占強人下海，要覓酒食，犒設兒郎。」燕守志正在煩惱，朱溫向燕孔目道：「姊夫與家老小，且往鄰村閃避。咱在此應對他不妨。」張占使人來報信，被朱溫射了一箭。張占奮怒，人來覷見是朱溫，大驚問道：「朱三哥何故在此？」朱溫道：「燕孔目是咱姊夫，他無可犒設，您來吃些個酒了去。」張占道：「來早下海去，恐怕你闕少果足。」留金銀贈朱溫，相別而去。這正喚做：

螳螂正是遭黃雀，黃雀提防夾彈人。

次日，燕孔目歸莊，向朱溫道：「強人張占，自來擾害平民，賴得朱舅保全。若得朱舅只留此住坐，使強人不敢來，這村中皆荷威德。有少事相聞：咱有小女，尚未適人，欲侍巾櫛。」朱溫聽從其言，擇日成親。花燭夜宴會，可謂是：

簫鼓喧天，笙歌聒地，畫燭照兩行珠翠，星娥擁一個神仙。

那朱溫成親後，才得五七日，有兩人□莊□同尋朱三，見朱溫道：「昨日張占來，說您在這&~YWGVI;，李將軍教我二人來取你。你卻在這&~YWGVI;做女婿，好快活！」朱溫便將那張占所贈金銀，付與丈人燕孔目：「權為看顧妻子，三年卻來相取；如三年不來，即一任改嫁。」便辭了燕孔目而去。共著霍存、白守信，每日晝則隱伏，夜則起行。正行間，撞著虎與牛鬥，霍存、白守信唬得走上樹去躲了。朱溫靠樹放虎過，放一箭射中虎肩膀，拔槍刺牛中肋。忽有一人從背後笑道：「朱三哥真勇士也！」霍存、白守信道：「這個李將軍。」朱溫跪見。李將軍將朱溫手攜取，入寨相共商議：「今天下盜賊紛紛，童謠四起，咸言黃巢應讖。今小人要共公等率兵投他，共圖大事。」朱溫見恁地，說道：「黃巢舊時至咱家&~YWGVI;，與咱每結義為弟兄，也是咱每哥哥。今聞黃巢引兵犯宋州去，咱願隨李罕芝、霍存、白守信等三人，廝趕去投黃巢。」

巢見朱溫，敘舊日弟兄情話，大喜道：「咱久聞威名，今日得共其事！」即拜尚讓為太尉，朱溫為金吾將軍。下令謂朱溫道：「宋州歸德節度使張蕤，年老無兵，不肯降附。限三日，您破宋州。」未行間，有流星馬走報：徐州大將黃鉞來救宋州。巢與葛從周商議，使朱溫去截黃鉞兵。溫道：「先受命限三日取宋州，乞別差人。」黃巢道：「截黃鉞的勾當，須索你去。」朱溫歸告指使李彥威道：「您去攻破宋州，為我奪取張節使歸娘。才得，便發文字來報我。」當日宋州已破，張蕤自縊而死。李彥威來申：「今得張歸娘，申上將軍。」朱溫得書大喜，卻不防備被徐兵劫寨，殺傷甚眾。黃巢大怒，急召朱溫至帳前，怒罵道：「您是咱每弟弟，故把宋州兵權付您，卻為貪女色，擅自離軍，折了我兵三千。若不行軍令，怎能伏眾？」喝令李罕芝將朱溫推去法場斬了。欲待下手間，聽得有人喝道：「不得枉壞勇士！」李罕芝抬頭一觀，卻是劉文政、牛存節、霍存、白守信等四個。「我每同將軍歸投黃大王，今未蒙賞賜，便要行刑。若放朱溫，大家無事；若不肯，請與將軍決勝負了去也！」李罕芝不得已，引眾人來告黃大王，乞放朱溫。葛從周道：「且恕一次，後犯不赦。」

廣明元年十二月，黃巢統軍入潼關，未幾，又引兵趨長安。百官奉僖宗皇帝駕幸興元。黃巢陷長安，凡唐之宗室在長安者，盡行屠殺。遂入大內，自稱大齊皇帝，改元金統元年。授尚讓為太尉，朱溫為金吾衛上大將軍，屯兵東渭橋。黃巢既稱帝，便驕奢無度，命朱溫統兵二十萬攻河中。那河中節度使王重榮，為見賊勢方熾，姑欲少屈，以紓目前；奈黃巢調發無厭，一日，驅黃巢使命盡殺之，統兵與朱溫迎戰。兩處陣圓，陣前一員將，綽馬出陣，卻是人材凜凜，有如天降鬼魔王；容貌堂堂，撼動天關藥叉將。鬥經幾合，只見朱溫拽馬退走，被王重榮伏兵四起掩擊，車馬兵士殺傷過半，獲糧草兵器四十餘缸。朱溫敗走，遣奉使王處存結盟，引兵就渭北田地裡屯駐。

中和元年，朱溫攻陷鄆州。二月，鄭畋糾合黨項羌、拓跋思恭會兵鄜、延，與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。乃傳檄天下，檄文云：昔漢遭王莽之變，二十八將感會風雲，而開中興之業。晉罹五胡之亂，而祖逖擊楫中流，誓在興復；王導新亭之嘆，亦欲戮力神州。何物黃巢，敢行稱亂？迫脅天子，屠戮城邑，俘我人民，掠我金帛，海內聞之，莫不切齒！今帥諸路兵馬勤王，遠近忠義之士，各思自奮，剪除巨賊，掃清中原，使國陵再安，鐘鼎如故，顧不偉歟？檄書到日，戮力功名，封侯圖王，在此一舉。佈告中外，咸使聞知。故檄！

檄書才下四月，官兵聲勢復震。唐弘夫領兵屯駐渭北，王重榮領兵屯駐沙苑，王處存屯兵渭橋，拓跋思恭屯兵武功，鄭畋屯兵整屋。當時黃巢部兵迎戰。唐弘夫在地名龍尾下寨，排背水陣，與黃巢廝殺。黃巢連輸數陣，引兵投東便走。當有程宗楚部軍，先入長安城。唐弘夫共那王處存帥精銳兵士五千人，星夜入城。百姓歡聲動地，各拋擲磚瓦，趕殺巢部下潰軍。唐弘夫等大縱軍兵討擄，劫掠倉庫，開宴犒軍。黃巢露宿地名霸上，探知前軍無備，再攻長安。程宗楚、唐弘夫跨馬迎敵，被黃巢放一箭，先射中程宗楚額角，墜馬而死；唐弘夫方待退走，被朱溫躍馬趕上，橫槍一刺，刺下馬來。軍士被殺者，十分已著了八九分。黃巢兵再入長安城，縱軍洗城，不問老幼，一時屠戮，流血成川。勤王諸軍，盡皆潰散。

乾寧二年正月，王鐸上表，自請做諸道行營都統，辟崔安潛做那副都統，辟周岌、王重榮做司馬，辟諸葛爽、康實做先鋒使，差王處存、李孝昌、拓跋思恭做京城三面行營都監使。朱溫打聽得官軍又四起，黃巢問朱溫道：「咱自稱帝後，再入長安，軍民都有怨望，為之奈何？」朱溫道：「哥哥自從做皇帝後，殘忍忒煞。只因洗城下令，屍骸滿城，民無固志；掠得府庫子女，不放散賞軍，軍有怨言。咱聽得四處已得州縣，大半反叛歸唐。有那同州是個要害田地，須索個好伴當每去據守。」黃巢回言：「不奈何煩朱將軍去同州，緩急看兄弟的面皮相救援則個。」道罷，朱溫待歸營收拾了，吩咐著老小，揀好日起行。只見那妻子張歸娘淚漉漉的下。朱溫向張歸娘道：「咱每行軍發馬，您哭則甚？」張歸娘只管含羞不說，淚珠似雨，滴滴地流滿粉腮。正是：

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

朱溫鎮日價只是去四散走馬趨毬，使槍射箭，怎知他渾家曾被黃巢親到他軍營來相尋，因見張歸娘生得形容端正，美貌無雙，使些潑言語，要來奸污他；奈緣張歸娘是個硬心性的人，不肯從允，跪謝黃巢道：「妾丈夫朱三，是大齊皇帝的弟弟，大齊皇帝便是妾的伯伯。皇帝新得天下，未有休兵之期，豈宜行這無道的歹勾當？」道罷，有人報朱溫已回，黃巢潛身便走。那時節張歸娘不曾敢向朱溫道。今聽得朱溫要往同州，只得依直說了。朱溫未聽得萬事俱休，才聽得後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：「卻不叵耐這黃巢欺負咱每忒甚！」時下間，便帶將他的老小、部所屬軍，不辭黃巢，迤邐向同州路去。黃巢得知朱溫有反叛的意思，差使命兵

喜來趕，到那小地名離愁村，趕著朱溫。溫將岳喜殺了，教他的伴當將岳喜首級回去報與黃巢道：「朱三傳示黃巢：您今盜有長安，僭號大齊皇帝，全不記得咱每兄弟帶挾他在懸刀峰下結義做弟兄，相同投奔著尚讓時分，曾指天說誓道：『富貴時，無相忘。』今才得長安，便要來奸占咱每渾家。這黃巢是個無信行的頭口！咱自去據了同州，他日相逢，不妨廝殺！」道罷，將些銀子與那岳喜的伴當，交他好好的傳示著。嚇得那廝，命如柳絮飄風，心似鳥鳶中彈。

二月間，朱溫趕到同州據守，又侵了華州。四月間，王鐸統諸道兵進逼長安城。那黃巢部下叛去的十分去了七八分；同、華二州，又被朱溫據了。九月十一日，朱溫同、華二州來投王鐸歸降。王鐸一見朱溫，自下階攜朱溫手，接入帳坐，定議要捉黃巢。朱溫道：「黃巢所恃者誰？尚讓、葛從周兩人。尚讓與小人有肚皮，咱密地招之，令他先叛；然後謀取葛從周。若除了這兩人，巢賊不足平也。」王鐸聞說大喜，署朱溫為同華節度使，寫著表一道，奏了。表文曰：

臣王鐸近欽奉聖旨，統領諸道兵馬，攻取長安，共圖恢復。於今月十一日，有偽齊黃巢義弟朱溫，將同、華兩州印信，部領所隸軍馬二萬，赴軍前納款願附，且進除凶之策。臣鐸切謂王師所向，軍民響應，忠義勇烈之士，歸誠效順，倘無激勸，何以獎勵後來？已便宜署朱溫充同、華二州節度使外，謹具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昭宗皇帝在興元得王鐸表奏，出示臣寮。田令孜賀云：「天心悔禍，義士來歸。且同、華乃要害田地，今為王都統收復，巢寇無能為矣。此天與我以興復王室之機也。宜乘朱溫來歸，結以恩信。」朝廷差著使命，宣授朱溫做河中行營招討副使，賜名喚做全忠。那朱溫既得招討副使，潛地遣霍存輕身入長安城，招誘那尚讓，便寫著一封書道：

小弟朱溫書奉尚二哥哥軍師元帥鈞座：小人自懸刀嶺下，得與哥哥相遇，那時黃巢與溫兄弟結義為弟兄，誓願富貴無相忘；自投王仙芝後，同舉大事，今僭稱偽齊，盜有長安，便生欺負之心。因截徐兵，幾遭虎狼之手；賴得葛先生保全，倖倖至此。溫去逆從順，今蒙大唐皇帝賜溫改名全忠，宣授河中行營招討副使，與曩時從那叛賊黃巢為鼠盜日，天淵之隔。今欲邀哥哥回來歸侍天朝，保有富貴，未委哥哥意下如何？未會尊顏，切乞保重！小人朱全忠書呈。

霍存得書後，一直奔入長安，尋見尚讓投下。尚讓道：「喜得朱三弟消息！」因留霍存住，「經兩日，候咱與葛先生商量。若得葛從周相允，黃巢特机上肉，何足慮哉？」兩日，霍存辭歸與讓，道：「咱更不回書，您好生傳示朱招討道：咱與葛先生商量，我兩個若歸大唐，自是□路。莫若且留軍中，約有進兵時節，咱兩個從內叛起相應，屠這□寇，反掌間耳。但彼此須索機密，不可漏泄。所謂機不密則害成也。」得黃金十兩，津發霍存回歸。

朱全忠得尚讓的信息，於十一月尚讓招誘葛軍師，將黃巢親信人向鐵面、溫爺等一齊殺了，奪取他軍來歸朱全忠。十一月，朱全忠使葛從周統兵攻取兗州，自統大軍相繼攻城甚急。兗州太守朱瑄使部下將賀1、柳存、何懷寶部兵萬餘人，攻襲曹州。葛從周又自策應，曹州與兗州之圍遂解。朱全忠部兵追趕賀瑰等，行至鉅野趕著，與三將佈陣索戰。兩處陣圓，皂雕旗開處，一員將軍出陣前，高叫：「咦！陣上有甚頭目出來相見？」朱全忠上馬出陣。問：「賊陣上將軍，願聞姓字！」全忠駐馬道：「我是大唐招討副使朱全忠，諱名喚做潑朱三。對陣將軍，願聞姓氏。」那將軍答曰：「咱是朱太守下部將賀瑰。我既走避，招討只管趕來則甚？」可謂是：

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

朱全忠聞說，勒馬便鬥。但見如兩虎爭餐岩畔，如二龍奪寶波心。跨馬當鋒，玉斧斲來心膽碎；披袍臨陣，金槍刺動鬼神驚。二將馬交，鬥經三十餘合，不見輸贏。只見黑風四起，殺氣漫空，頃刻間那賀瑰兵敗。朱全忠縱兵掩殺，生擒三將：一個是賀瑰，一個是柳存，一個是何懷寶。俘獲三千餘人。朱全忠將所獲的俘虜，盡皆殺了；縛三將向那兗州城，與朱瑄道：「三將已敗，何不早降？」道罷，將柳存、何懷寶二將殺了；放賀瑰入城招那朱瑄去。不半日，朱瑄同賀瑰來降。兗州遂已收復。

中和三年閏月，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州、鄆州。二月，朱全忠遣龐師古統所部兵攻鄆州，數月不下。六月，李克用進兵攻取魏博，朱全忠遣葛從周統兵解魏博圍。葛從周受命，部兵次地名洹水，李克用引兵對陣，一箭炮石打不到處，兩處陣圓，李克用與葛從周，交馬對戰。葛從周密地使人就陣前鑿坎。鬥戰正酣，李克用馬跌，幾被散軍執住。李克用見勢急，放一箭射殺了散軍。葛從周見不分勝負，遂同龐師古統所部軍攻打鄆州，遂復鄆州。那朱瑄兵少糧盡，不復索戰，但引水來，開著那深濠，為固守計。龐師古與葛從周商議，命工匠造著浮橋，負夜濟師。朱瑄困蹙，棄城逃走。走到小地名殺豬林，被散兵拿住，解送朱全忠軍前。朱全忠大軍入鄆州，署龐師古做著天平留後職名。捉了朱瑄的妻子赴軍前，朱全忠的渾家張夫人請見，瑾妻下拜。夫人亦答拜，向瑾妻道：「兗、鄆與司空約為兄弟，今以小嫌，起兵相圖，使吾妹因辱至此。使汴州一旦失守，賤妾亦如吾妹今日之受辱也。」朱全忠遂逐瑾妻，押朱瑄就軍前斬了。

自此鄆、齊、曹、棣、兗、沂、密、徐、宿、陳、許、鄭、滑、濮十四個州府，皆受朱全忠節制。朱全忠犒設大軍罷，使葛從周守兗州，朱友裕守鄆州，龐師古守徐州。十月，朱全忠大舉擊楊行密，到地名清口屯駐。楊行密與朱瑾統兵三萬索戰。龐師古就清口下營，謀士王浩向師古道：「營地污下，恐有灌水之患。」師古恐其惑眾，斬了王浩。楊行密先佈陣索戰，與龐師古交鋒，鬥經數合，被朱瑾統五千人駐中軍，壅淮水灌師古軍營，汴兵大亂。行密與朱瑾乘勝掩擊，溺水的，殺死的，不計其數。被楊行密拿了龐師古，就軍前斬了。葛從周收拾潰軍，不滿千人，來奔朱全忠軍前。朱全忠軍勢稍衰。

光化元年三月，朱全忠使副使韋震入朝，求兼鎮天平。朝廷怕朱全忠勢盛，宣授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。四月，朱全忠會集幽州、魏博兩處兵馬，攻擊李克用，連拔洺州、邢州、磁州，李克用威聲頓減。十二月，李罕芝，諱名喚做磨雲將軍，先從李克用收捕王行瑜，屢獲勝捷，一日，向李克用道：「小人從相公行軍，仰荷福蔭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服，也指望垂名竹帛；願相公保奏，得個帥府的名分，也不枉了健兒每辛苦。」李克用道：「您怎不知王行瑜當未反叛，也只因倚恃功勞，邀求官爵，故朝廷差咱每收捕。破賊時分，咱已具奏，催趣蘇文建赴鎮札住了。當今又有聞奏，怎不道我每也學王行瑜的一般行踏？候咱歸鎮後，為公奏功，未為遲也。」李罕芝因此不悅。恰遇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，背密地引澤州兵馬乘夜入潞州城，將州主殺了，投降朱全忠。在後李克用使李嗣昭統兵來趕李罕芝不及。李嗣昭先取道入澤州，將李罕芝的老小一齊拿了，解送晉陽李克用軍前。朱全忠表奏署李罕芝做昭義節度使。

光化二年正月，劉仁恭調發幽州、滄州等十二州兵馬攻貝州。城中千餘戶，盡為仁恭屠殺。三月，劉仁恭進兵攻取魏州。有節度使羅紹威到朱全忠軍前納款求援，朱全忠道：「劉仁恭恣行殺戮，且有單可及驍勇，此亦勁敵，未易破也。」急請葛從周至帳下商量，調遣李思安統所部精兵救魏。劉仁恭打聽得朱全忠部將李思安前來救援，急遣單可及疾忙將領精兵五萬人，前來迎敵。那單可及素號驍勇，心&~YWGVI;欺負著李思安兵少，卻被李思安將兵馬藏伏在四處了，寫著了書來單可及軍前索戰；那單可及恃勇，便輪刀上馬出陣接戰。李思安躍馬交鬥，經二十餘合，思安拽槍佯敗，退走。單可及乘勝追擊，走到小地名滄灘，伏兵四出掩擊，單可及被李思安刀橫膊轉，從馬上墜下來，俘殺三萬餘人。葛從周乘勝攻破魏州城。劉仁恭為失卻單可及，仰天大哭，自放火將軍營燒了，一夜逃遁。葛從周向朱全忠道：「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，只好一就攻取河東。」使那氏叔琮做著先鋒。李克用使周德威前來接戰。那氏叔琮部下有一個驍將是陳章，諱名叫做陳夜叉，向叔琮軍前請單騎與周德威索戰：「聽得河東倚重者周陽五一個。今番定要生擒活捉來獻軍前，就求一州為賞。」道罷，到地名洞渦與周德威挑戰。德威詐敗走卻，陳夜叉一直趕上，被周德威奮鐵搥反擊，陳夜叉墜馬，被周德威生擒，以獻李克用軍前。葛從周亦引兵退守魏州。李克用喜曰：「周陽五此舉，足以雪滄灘一敗之恥矣！」舉酒相慶，奏辟周德威充行營司馬。

光化三年四月，朱全忠請葛從周赴行府議事，命左右排辦些茶飯飲宴。朱全忠道：「自陳夜叉一敗後，獨眼龍威望日盛。咱思量有舊日的弟兄劉文政、牛存節幾個，驍捷有膽智，須索去尋他每來共圖大事。」葛從周道：「俺細思鎮州密邇太原，若得王鎔與那獨眼龍不甚通和，則可以專意攻討矣。」全忠道：「有甚人可去招誘王鎔麼？」葛從周道：「這事容易。探聽得王鎔屬官周武，

與咱每是個姻眷，俺使他招那王鎔；若得鎮州，則河東不足憂也。」遣周武奉使鎮州，恰遇成德判官姓張名澤的，也說那王鎔，喚他來降朱全忠，則可以借朱公聲援，李克用縱強，不足怕懼。王鎔決意將鎮州來歸。此後瀛州、景州、莫州、定州，不戰自潰。王處直詣軍前，獻繒帛十萬疋，犒設軍旅。朱全忠仍為表聞於朝，求節鉞。河北諸鎮，一舉而定，莫非受朱全忠的節制。

朱全忠一日會著那葛從周、王鎔、王處直、那氏叔琮、張澤、周武、李思安、李罕芝、羅紹威、朱友裕、韋震等，大小十一官人每，做著個太平筵會。那筵會如何？

寶盤雕俎，玉罍犀瓶，滿筵珍果間新奇，裝釘嘉肴香馥鬱；□中噴金鼎龍涎，盞面上波浮綠蟻。

筵會才半，那李罕芝共葛從周幾個，手拿金盞，向朱全忠座前稱賀道：「明公威震河北諸鎮，悉甲長驅而前，河東特囊中物耳。請此卮酒，為明公壽！」朱全忠接盞飲罷，卻回獻那幾個官人酒。正是賓主喧嘩，觥籌交錯。忽見筵前有一個白兔走過，那個白兔生得霜毫錯落，玉體輕盈；四蹄壯健疾如風，雙眼鮮明光耀日。那白兔從筵前過，傍若無人，出沒走躍。吃那朱友裕張著那弓，放著個箭，箭到處，那白兔死倒在地。使人取來，可煞作怪，那白兔又變成一張白紙，上面寫著四句。寫個甚的？